



主编 石非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罗曼·罗兰箴言录

孙介夫 宋默 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罗曼·罗兰箴言录

孙介夫 宋默 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世界贤哲箴言集萃 罗曼·罗兰箴言录 孙介夫 宋默 编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王劲涛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787×960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插页 163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584册 定价：3.15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015-0 / I·17

前 言

打开窗子吧，让自
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

——题记

本世纪初，在纳粹集中营里，德国法西斯分子曾搞过所谓的“罪恶书籍展览会”，其中，那十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赫赫入列。对此，小说作者说道：“敌人看问题往往比朋友们更彻底……面对希特勒主义，面对践踏人类、压迫人类的暴君们，约翰·克利斯朵夫永远高举反抗的拳头。”

这位小说作者就是罗曼·罗兰——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不创作，毋宁死”——罗曼·罗兰的信条；
二十几部戏剧，十余部传记文学，若干政治评论、音乐著述——罗曼·罗兰对人类文明的奉献。

(一)

罗曼·罗兰从20几岁开始，直至79岁逝世，终生笔耕不辍，唯一的收入是稿费和版税。

然而，谁又知道，罗兰能够以文学创作为生，完全得自于自己矢志不渝的坚持和奋斗。

这个法国中部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公证人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时，家境就不富裕。1880年，罗兰14岁时，为了能让他在巴黎读小学，全家迁居巴黎。1886年，罗兰进入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本来，罗兰志在文学，不愿进入高师。但由于家境的关系，罗兰的父母执意要罗兰入高师，以求毕业后有一份固定的薪俸和养老金。为了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罗兰只好与父母立下字据，进入高师。然而，罗兰抱定了“不创作，毋宁死”的信条，在高师学习阶段，罗兰的全部兴趣和精力都付诸于游览、品味自然，学习、欣赏音乐，阅读、研究文学作品及历史。这段经历，使这位高产作家终身受益。

1912年开始，罗兰完全脱离教育界，专门以著书为生。

罗兰最初的文学活动是从戏剧创作开始的。他的剧作除《狼群》（有中译本）外，并未得到文艺界及公众的注意。

1903年，《贝多芬传》的发表，给罗兰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后来，作家又写了《米开朗基罗传》、《弥莱传》、《托尔斯泰传》等一系列名人传记。

1903年——1912年，罗兰用十年功夫埋头创

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十卷，每年一卷，陆续出版。

1922年开始，罗兰分七卷陆续出版他的另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直至1933年全部出齐。

1928年——1931年，罗兰沉湎于印度宗教思想和甘地的研究。这期间发表的主要作品是《圣雄甘地》（中译本为《甘地》）。

以上是罗曼·罗兰的主要的文学创作活动。至于罗曼·罗兰在两次大战中所发表的一些政论性作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把其作为罗兰思想一个侧面的佐证。

（二）

罗曼·罗兰生于1866年，逝世于1944年，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又几赴东方。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几个重要事件，是不容被忽视的。

罗兰高师毕业那年，设立在罗马的法国考古学校有一名研究生的空额，经高师校长的推荐，罗兰得到了去罗马深造的机会。这段生活，留给罗兰的可以说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插曲。他这样回忆：“罗马在我生活上留下这样的光辉，以致我总是想把它看作在我的发展成长过程中起决定性作

用的因素。我愿意把它当作能转变我的命运的善良的天使。我几乎要把我在罗马生活的日子，作为我的第二生辰，我的真正的生辰。”

在罗马的两年中，对罗兰一生赋有意义的有两件事。其一，凭籍自己的音乐才能，罗兰成为罗马上流社会沙龙的宠儿，并因此与玛尔维达·封·梅森葆结成忘年之交。

贵族出身的玛尔维达有着很好的音乐修养，同时，对哲学、文学、历史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她赏识罗兰的音乐才能，也理解罗兰对文学的执迷。罗兰把她识为精神上的母亲，他这样说：

“这位女友，是我的第二母亲，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的感情是充实的，深厚的。”多年以后，玛尔维达的友谊，一直是罗兰精神柱石的一个重要部分。

其二，正是在罗马，一直萦绕在罗兰心头，但又模糊而朦胧的“英雄形象”突然清晰地显现出来，那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形象的产生。

罗大冈先生在《论罗曼·罗兰》中这样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景：

1890年3月，罗曼·罗兰在罗马郊外的霞尼古勒丘陵上漫步。突然，在夕阳照耀下，他瞥见一道“灵光”：“我正在做着梦。夕阳的红光笼罩着罗马城。四方象大海一般，浮托着它。天上的眼睛吸引我的灵魂。我觉得

自己荡漾起来，超出时间的界限。忽然间，我的眼睛睁大了。远远地，我望见了祖国……生平第一遭，我意识到我的自由的、赤裸裸的存在。那是一道‘灵光’。”

这一道莫名其妙的“灵光”意味着他多少年来，“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不断地苦思冥想的“英雄人物”的形象，已经在他灵魂深处开始浮现出来：他在霞尼古勒第一次瞥见了未来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侧影。“当然，他尚未成形。可是他的生命核心已经在孕育中。那么，他是怎样的呢？——目光纯洁、自由……一个独创者，他用贝多芬的眼睛观看、并且判断当今的欧洲。在霞尼古勒的一瞬间，我就是这样一个创造者。从那时起，我用了二十年光阴，来表现他。”可见，罗马插曲之于罗兰的重要。

罗曼·罗兰的婚姻生活对罗兰的文学创作活动也产生过影响。

1892年春，在巴黎，罗兰结识了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弥希尔·勃来亚的女儿克洛蒂尔特·勃来亚。这位犹太女子酷爱音乐，极为欣赏罗兰的音乐和文学才华。10月，罗兰与克洛蒂尔特结婚。罗兰为此向勃来亚教授应允的条件是写出学术界公认的博士论文，然后在大学执教。这其实与罗兰“不创作，毋宁死”的信条是

相悖的。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好评，但他仍耿耿于文学创作，不肯埋头书斋作养尊处优的学者名流。这与克洛蒂尔特对他的期望大相径庭。加之，由于和勃来亚联姻，使罗兰涉足巴黎上流社会，真实地看到上层知识界的虚伪、傲慢、迂腐，更使罗兰反感，往往产生与之分庭抗礼的情绪。种种分歧，致使罗兰与生活了八年的妻子分手。家庭的解散，也宣告着罗兰精神上的解脱。独居的罗兰，深居简出，埋头写作。不到三年，他拿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

罗曼·罗兰也曾把他的目光转向东方。

1921年——1930年间，罗兰潜心研究印度的政治、宗教、文学，并三次去印度会晤泰戈尔。

1931年冬，罗兰会晤甘地。

晚年的罗兰，走出书斋，成为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思想工作者”（罗兰语）。

1932年，在荷兰召开的国际反战统一战线大会上，罗兰被推举为名誉主席；

1933年，罗兰拒绝德国纳粹政府为了笼络他而送给他的“歌德奖章”；

1935年，罗兰应高尔基之约，对苏联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访问，其间，两次面晤斯大林。

1936年，罗兰70岁寿辰时，巴黎的工人群众

召开了专门的庆祝大会；剧院上演罗兰的剧作。这些活动表现出罗兰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得到了最广泛的承认。

(三)

人道主义者罗兰，这恐怕是中外文学界最为一致的看法。

罗兰的人道主义，首先表现在他对战争的态度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亦即1914年9月15日在《日内瓦日报》上，罗兰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政论文章——《超越混战》。在这篇反战文章里，作者没有抓住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质进行反战宣传，而是站在超乎战争之外的立场上，认为欧洲各民族都是优秀的民族，各民族要共同维护欧洲文明。战争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沦丧。因此，他提出制止战争的有力措施就是成立国际性的道德法庭，进行“道德批判”和“良心仲裁”，以此来消灭和避免战祸。

罗兰这剂“道德”和“良心”的药方，并没有对帝国主义战争实质的“症”，而且，他这种维护欧洲文明的绝对态度，也为法兰西的沙文主义者及其影响下的公民所不容。但是，在当时的战争“狂潮”中，罗兰能开出这样的药方，也确实

体现了他的独有的人道主义观念。大战期间，乃至罗兰晚年发表的一系列反战文章，无一不是阐释或升华他的这种观念。

对托尔斯泰的追随和对甘地的瞩目也是这位人道主义基督徒精神的外在表现。

1886年3月，罗兰通过《战争与和平》第一次发现了托尔斯泰，并深深为之倾倒。21岁的罗兰立即给这位俄国文学的泰斗写信，而当罗兰收到“托尔斯泰的慈祥的回信”（罗兰语）后，托翁对罗兰的生活信念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便是不可估量的。

罗兰极为推崇托尔斯泰的泛爱观念，认为“爱人”是人生之本，是世界上最理想、最完备的秩序。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应该消灭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不平等和罪恶，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建立平等博爱，互爱互助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对人类进行道德的洗礼，要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

罗兰在慨叹“自从托尔斯泰逝世，欧洲再也没有一个伟大的道德权威”。同时，似乎就自觉地肩起传播道德的责任，他的一切创作都在讴歌生命、讴歌自然、讴歌人类，以此来表现泛爱精神。而且，始终坚持反对暴力。

也许正是这种反对暴力的思想底蕴，使得罗

兰迷上了东方的甘地。

在《圣雄甘地》一书中，罗兰的人道主义观念表现得更为具体和彻底。他曾这样评价甘地“斥责了暴力，但是他的非暴力运动却比一切暴力都更为革命”。

罗兰认为，由于甘地在实践活动中推行了“非暴力”主义，是一种彻底的基督精神，是比托尔斯泰的温情更富于实际意义的。这种对甘地的推崇正是罗兰人道主义精神内核的必然结果。

罗兰的文学创作更是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我们要注意的，由于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要受到外界和作家本我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家的思想观念的角度和层面也是不同的。

罗兰曾写下了以《贝多芬传》为代表的一批名人传记，以求在“沉闷”、“麻木”的欧洲，呼吸到“英雄的气息”。而他的“英雄”的概念，就完全出自于他的人本主义，即人道主义。

罗兰认为的“英雄”，并不是“那些用思想或实力取得胜利的人”。而是“仅仅指那些有伟大的心的人”。罗兰所谓的“伟大的心”，就是“伟大的性格”。也就是最能表现人自身力量的内在品质。因而，他笔下的贝多芬也好，米开朗基罗也好，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好，无一不体现了作为“人”

对命运的抗争。而且，作家强调“成功与否，关系不大。问题在于真正伟大，不是显得伟大”。这其实是对人的最本质的礼赞。

《约翰·克利斯朵夫》则是把人道主义和超人哲学推到一个更广的层面。

罗兰是这样结束《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的结尾：

早祷的钟声突然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利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

《约翰·克利斯朵夫》卷十初版序，也录下了作者的剖白：

我写下了快要消灭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地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混混沌沌的骄傲，它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

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罢。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

我自己也和我迷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做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克利斯朵夫，咱们一齐死了预备再生罢！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罗兰把他对人类的爱、忧虑、责任已不限于一、二个“英雄”身上，他焦灼的目光射在整个人类。为了整个人类的自新、完美、和谐，他宁肯肩负重担，不惜牺牲，宁肯和旧的时代一起毁掉，在涅槃中求得新生。

这种最高道义上的人本主义、自我完善，正是罗曼·罗兰孜孜追求的。难怪《约翰·克利斯朵夫》各卷尾都留有一段铭文：

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
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

编 者

1988年12月

目 录

前言

人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是一切都值得认识一下

人 [1]

人与人 [22]

女人 [23]

男人 [40]

男人和女人 [45]

母亲 [47]

孩子 [48]

青年 [54]

我充斥在宇宙之间，我是万物

一段漫长而沉思的生命是一次伟大的历险

生命 [82]

人生 [93]

人类 [107]

历史 [116]

社会 [117]

生活 [121]

命运 [128]

理智底活动现象是甚么——爱

爱 [134]

情感 [157]

和暴力对抗的是灵魂

灵魂 [168]

心灵 [171]

品德 [176]

性格 [181]

精神 [182]

信仰 [186]

宗教 [195]

理想 [197]

思想 [198]

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自由 [205]

幸福 [208]

友谊 [210]

真理是生活

真理 [217]

存在 [223]

智慧的力量 [225]

创造才是唯一的救星

天才 [228]

创造 [232]

行动 [241]

宇宙是在运行的，它有它的命运

永恒的秩序对我们说是不够的

民族 [252]

国家 [254]

权利 [257]

和平 [258]

战争 [259]

艺术犹如生活，是发掘不尽的

音乐 [268]

艺术 [279]

艺术家 [296]

附：罗曼·罗兰的主要作品